教学目标设置“四出发”

肖培东

教学目标引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实践，教师只有明确“教什么”，才能精准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，合理安排教学流程，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落实。如何精准定位语文教学目标，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呢？笔者认为，对语文课程标准的深刻理解、对教材文本的深入解读、对教材编写思路的深层思考、对学情的准确把握，是精准定位教学目标、促进学生真实学习的关键。

一、从语文学科的视角出发

要让语文学习真实发生，教学目标的设置就必须体现语文学科的性质和语文学习的规律。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、实践性课程。语文教学的目标和内容必须聚焦语言文字运用，学生的思维能力、审美创造、文化自信，也都是以语言运用为基础的。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，语文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、处理教学内容、设计教学流程时，要围绕语文、语言两个关键词进行，要致力于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。如此制定教学目标，语文学习才可能是真实、有效的，学生的语文学习才能真实发生。

教学茅以升的《中国石拱桥》时，即使教师引导学生真的设计出了一座拱桥，也不等于学生完全完成了这篇说明文的学习任务；教学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时，即使学生回到家后主动为母亲洗脚或替母亲分担家务劳动，也不等于学生完全完成了这篇散文的学习任务。语文教学应当关注文本的语言形式，教师要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角度去定位所教文章的教学目标。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桂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：一篇课文存在许多教学价值点的情况下，教师在教学设计时，不仅应该关注文本的核心价值，更要抓住“语文核心价值”，适当弱化文本中可能隐含的其他教育价值，把“语文课”上成真正的“语文”课。这个观点强化了语文学科教学的性质，很有现实针对性。比如杨绛先生的《老王》，文章在语言形式方面的教学点很多：以散文语言教学为主——这篇文章语言平和、冲淡，却字字含情，足以体现杨绛“朴素本色”却“别致耐读”的语言风格；以分析文章结构和线索为主——作者兼用了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，全文以作者与老王的多年交往、感情逐渐加深为线索，使文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；教师可以将文章“选材典型，各有侧重”作为教学重点，也可以把文章描写人物的方法作为教学重点。应该说，《老王》这篇散文的选材、结构、语言及主旨、意蕴的探究和把握，都是适宜的教学目标。但有些教师在教学时，只为阐释小人物的优秀品格而把课堂教学引向感悟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”的精神品质，或者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去“寻找身边的好人”等，这就与教学目标中的“语文价值”背离了，学生的语文学习很难真实发生。

**二、从文本本身的视角出发**

语文学习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，具体到课堂教学中，语文学习就是学生理解和把握文本的过程。文本是语文学习的对象，是教师实施语文教学的主要依托和载体。文本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体。教师对文本的个性解读质量，影响甚至决定教学目标的方向，从而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。因此，精准确定教学目标，教师首先要熟知文本内容，准确解读文本，从语文学科的属性和语文学习的规律上分析文本，确定教学重难点，设计教学流程，从而实现“文本解读—目标确定—教学设计—教学实践”的转化。如此，教师才能为学生学习语文搭建好的支架与平台，学生的语文学习才能真实发生。

下面是一名教师对冰心《谈生命》一课设定的教学目标：培养默读习惯，整体感知课文；理清文章思路，归纳中心思想；品味含义深刻的语句，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悟。乍看之下，这样的设计中规中矩；仔细分析，可以看出该教师并没有深入钻研教材。这样随意的、概念化的教学目标，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语文课堂教学，适用于所有的文本教学。《谈生命》是一篇带有比喻、象征特点和哲理意蕴的“生命体验”类散文，文章以“一江春水”和“一棵小树”为喻，揭示生命由生长到壮大再到衰弱的过程和一般规律，体现了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意志和豁达、乐观的精神。文章哲思深邃、宏阔形象、鲜明生动，文字精练老道。教学目标的设计就应该从“这一篇”文章的思想感情、章法结构、语言运用等方面思考和设计。而案例中笼统、粗疏、零碎的教学目标，从满足教学设计的基本需要和开发文本的核心价值来看，都是远远不够的。

文本解读决定了教学目标的走向和质量。在解读过程中，教师往往会因视角不同而对文本生发出不同的理解，形成不同的教学意义，设计出不同的教学目标，最后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。教学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，一名教师问学生初读后的感悟，有的学生说“读出了生命”，有的学生觉得“文中人物过得很苦”，更多的学生则读出了“母爱”。教师随即绕过了前面两个更有深度的思考，只把课堂教学转向对“母爱”主题的探究学习。散文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，《秋天的怀念》负载了太多的人生苦难、生命哲思。教师对文本的简单解读，致使教学目标停留在浅层次上，学生的学习也因此被打折扣，实在可惜。

当然，文本解读是指导教师设计、建构课堂教学的参考或指南，并不意味着它就等同于教学目标或教学设计。解读文本的过程，是提取信息的过程，也是梳理信息的过程。郑桂华老师曾经以《藤野先生》为例，梳理出多个教学目标，比如将《藤野先生》作为写人叙事散文来教、作为纪念性文章来教、作为语言表达的典范来教、作为研究性学习材料来教等。郑老师也因此制定出差异性明显且各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。真实学习的情境中，文本解读视角的选择应与教学目标的指向一致。解读视角不同，教学目标的设置也不同，学生的学习收获也因此有多有少。教师从解读文本出发，考虑文章的体式、特质，以及教材的特色和考试评价等因素，才能充分挖掘教材本身的资源，确定更合理、科学的教学目标，帮助学生更透彻、深入地学习。

**三、从单元教学的视角出发**

语文是一门系统性的学科，学生的学习也应该具有系统性。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既具有独立性，又都统一于单元总体教学体系中。语文教学目标不仅要立足于文本，还要体现教材的编写意图，尤其是单元编写意图。

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采用双线并行的方式编排单元内容，各个单元的人文主题相对集中，语文要素也有较多交叉部分。每个单元都编排了单元导语，即单元导学目标。在教学功能上，单元导语揭示了单元主题，提示了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等。通过对教材的整体分析，可以看出，编者在编写单元导语时非常注重该单元与整册教材、整套教材的有机联系。所以说，单元导语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导教、导学价值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教师在设计具体文本教学目标时，需先认真解读单元导语，领悟编者意图，把所教文章置于单元教学中，再依据单元导语的提示分解所教文本的重点、难点，最后合理制定教学目标，为学生真实学习奠定基础。

以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为例，单元导语这样阐述：“本单元重点学习默读。不出声，不动唇，不指读，不回看，一气读完全文，以保证阅读感知的完整性和一定的阅读速度。还要学会在阅读中把握基本内容，了解文章大意。标题、开头、结尾及文段中的关键语句，都是阅读时需要重点关注的。”单元目标为课程目标服务，我们在给单元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再塑生命的人》等课文设置教学目标时，就要紧紧围绕这个单元目标展开，要特别注意“默读”的落实，注意引导学生重点关注文章的标题、开头、结尾及文段中的关键语句，绝不能无视单元目标和编者意图任性而为，致使课文之间互不关联，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处于杂、乱、散的状态。

教学目标不能依据教师个人的喜好而随意确定。在教学《一棵小桃树》时，教师要引导学生“学习托物言志的手法”；在教学《驿路梨花》时，教师要让学生“重点学习略读”；在教学《黄河颂》时，教师要让学生“学习精读，注重涵泳品味”；在教学《故乡》时，教师要引导学生“学会梳理小说情节，试着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，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，理解小说的主题”。要精准制定某一文章的教学目标，教师就要充分发挥单元目标的导教、导学作用，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纳入整个单元体系中。当然，单元教学的编写意图还在其他教材资源中有所体现，比如编者提供的批注、预习提示、阅读提示、思考探究等，它们不仅对确定教学目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对取舍教学内容、设计教学流程、选择教学手段等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，教师在备课时要善加利用。

 **四、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出发**

教学目标是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制定的，教学目标是否科学、有效，主要看是否适合学生，这也是让学习真实发生的前提。从语文学习的主体角度来看，教师确定的教学目标实际上就是学生的学习目标，所以，教学目标要充分考虑学情，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。基于学情设置教学目标，需要考虑学生对文本语文要素的实际认知水平、对人文主题的情感基础。以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为出发点来设计教学目标，才能让学生的语文学习真实发生。

杨绛的散文《老王》在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中都出现过。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，教学目标显然也应有差别。初中生学习《老王》，教师要从学情出发，引导学生读出小人物身上闪现出来的优秀品格的光辉，如“阅读课文，想一想，在作者眼中，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？”“再读一遍课文，想一想，在老王眼中，杨绛会是个怎样的人呢？”从教材提供给七年级学生的预习要求中，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编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教学引导学生“向善、务实、求美”，而把思考“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”放在了文本后面的“积累拓展”栏里。作者为什么“愧怍”？这种“愧怍”的感人之处在哪里？七年级学生不必挖掘太深，学生能读出散文中的人性美即可。高中生学习《老王》时，教师就要引导学生深入挖掘作者复杂的情感，体悟“愧怍”中深沉的人性思考，感知杨绛散文语言的艺术魅力.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**——《湖北教育》2022.7**